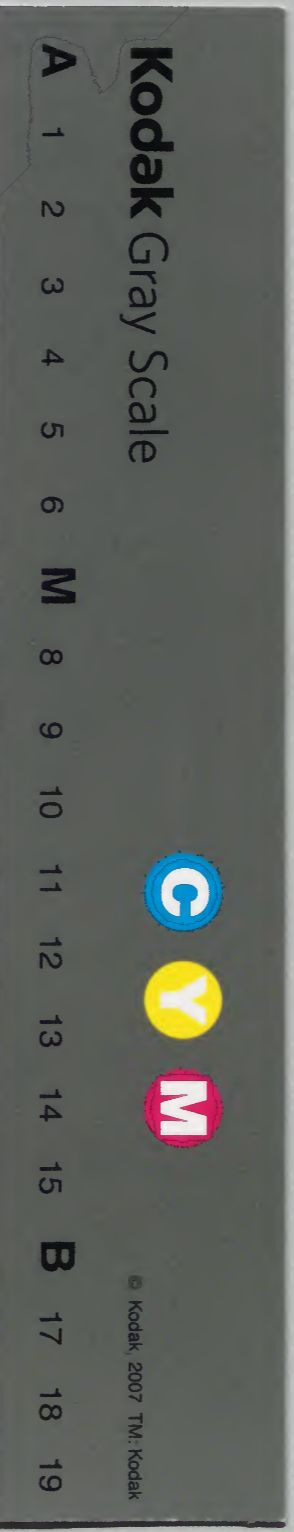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一八二
 三四二
 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一八二
 八八二
 八三函
 一八架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2
冊數	80 (30)
函號	283 34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九

漢書文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巳卯元 帝太興二年 凡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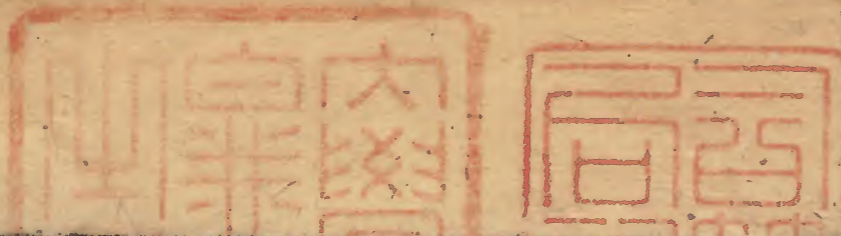
盡丁酉成 帝咸康三年 光初二年 ○後趙高祖石勒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 考吳 擊

當作討斬 當作誅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 曹嶷惡其彊將攻之峻帥眾浮海來奔以為

晉元皇帝太興二年 正編



鷹揚將軍助討撫
有功以為淮陵內史

屬齊 **質實** 一統志云掖漢之縣名為東萊郡
治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當利

二縣省入隋至元並為萊州治 本期因之
屬萊州府淮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晉以前

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
舊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

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
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脩舍人曹
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脩來實規疆弱
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追

一本作規

遣使斬脩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
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
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
自為之何待於彼耶 **質實** 警蹕注見漢
文帝三年

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

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為宜瀕還洛司
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
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北地親 **質實** 刁
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渤海饒安人建康郡名注
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詔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考異 提要詔作
尊據漢綏

和二年書追尊定陶
考證 詔當作尊○謹按凡
共皇則此當書尊
例曰凡正統尊立皆

當書尊曰
尊其為某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

書法

書皇其私親多矣，自漢宣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下詔未幾，尋繼以罷元帝於是可謂能從諫矣。書白既而罷之，美改過也。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

已之威

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遣兵擊破之。川

遂叛降石勒。浚儀縣名注見唐

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泰山郡名注見秦

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還先之，龕怒以郡降石勒。

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

羊氏即惠帝后也。昭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

婦二夫
恬不知醜

入盡夫也

直監同耳
元皇帝太興二年
王

今有匹
可恥然此
等語何足
辱青史

問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
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縣名注見漢
惠帝五年

書法 羊氏何惠后也綱目書之其為中國
悲甚矣羊氏曰為惠后三癢三復於
是又下匹非類視秦毛氏孝
武太元十四年可以媿死矣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收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
上邽大飢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
乃 **質實** 上邽縣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八年

書法 書自稱何譏也江東正位晉之社稷
有奉矣而又必稱晉王是爭也書自

譏之

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

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
崇獎儒官 **集覽** 應詹姓名應於陵反本周武
以新俗化 **質實** 王後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
也 **質實** 益州注見武帝本始
元年元康武帝年號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還屯淮南勒兵

晉元皇帝太興二年

守蓬關

逃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逃
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眾于襄國留豹守
川故城質實淮南郡名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五
年北徐州及漢武帝元朔五年淮
南國蓬關未詳處所陳川故城未詳
處所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犇樂陵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

祖武德四年樂陵縣名注見宋明泰始二年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

會斬之

考異

當作討

訪不能制

初王敦患會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會當相論
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會而敦不川王庶在荆
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
侍而以訪代之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
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
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
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
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
實悅耶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
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覽

賈豎賈坐販者言賤

質實

周訪汝南人

集

漢改號趙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

集覽

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徐龕寇濟岱以羊鑿為都督討之

王導命高不謀于衆

徐龕寇掠濟岱王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鑿龕

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郗

鑿亦表鑿不可使導不從以鑿為征討都督

督徐州刺史蔡豹及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

勝奴稱王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以將軍支雄

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

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

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

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

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

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

集覽

循行行下孟反行志有序日循行續

名敢**質實**中山國名注見周

農桑振救乏絕威烈王二十三年

石勒能用賢

晉元皇帝太興二年

正編

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

兵

平州刺史崔毖以士良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毖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翰於

獨犒宇文以離三國之交善于用間

施離二國以孤宇文之勢翰又倚角以分宇文之力妙字用詐

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方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問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悉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鏌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如何耳瞻猶不

慕容忠干戴首

起鹿頗不平，瞻以憂卒。鹿使裴集覽天人其

健能理決鬪訟質實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

者推為大人質實右北平徒河縣名注見

武帝太康六年遼東國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蕭洪降趙

庚辰三年光初三年當圈下分註涼春二月

後趙寇冀州執刺史邵續詔以其子緝代之

段末埜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冀州刺史邵

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念久要，請

相與共擊末埜。續遂相與追擊，大破之。匹磾

遂與弟文鴛進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勢孤，遣

虎將兵攻之。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

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

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

貳心。匹磾還與續子緝等固守。虎送續於襄

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

士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

賜勅亦重
忠義謂守
節徒自苦
者不忠之
其者也

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如使為虎所滅，孤

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

乃詔以續質實邵續魏郡安陽人薊縣名注

位任授緝質實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劉胤東

來按

趙將尹安等降

安及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質實

司州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
三川郡

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

不貳于應
以此討賊
即以此盟
晉嶷之忠
善于用忠
者也

入省闈若得復奉轡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各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質實

龍驤

太興元年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故以龍驤稱廆也

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

以討賊殺之

考異

提要漢作趙無以討賊殺之五字按漢前年改號趙當書

趙

考證

漢當作趙○謹按漢於大興二年已改號趙諸本於此誤書漢當改正之

通鑑綱目

晉元皇帝太興三年

九

正編

係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書法

書殺何不成係之為晉王也係書殺矣殺係者曷為書賊予安以討賊之

義也故特書故將凡書故將皆予義也於是漢改號趙不書趙書漢何漢不共戴天之讐也賊可討也而不免降漢焉特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為安惜也及其叛也則書叛趙矣綱目書故將七詳漢高帝五年唯利幾書反公師藩書寇非予辭若安書降漢則亦予之而不盡予也

羊鑿有罪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

道進眾
用鑿字
功

鑿討徐龕領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攻龕於檀丘龕求救於後趙勒遣其將王伏都收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斬之復來請降不受勃鑿進攻鑿猶疑憚不進刁協劾鑿免死除名以豹代領其兵王導以失舉乞自貶不許

質實

徐州注元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下

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

考異

按卽位例曰僭國如

稱帝者繼世曰太子某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張寔未嘗稱帝繼世不當書立據大安二年書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眾李流死雄代領其眾此條當書寔弟茂領其眾

考

張寔世濟
忠貞以謀
事不審為
劉弘所害

證
立當作
代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轅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轅之轅音患

集覽

轅之轅音患車裂人也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一統志云天梯山在陝西涼州衛城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如梯故名

討

氏羌巴羯叛趙趙封平之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趙主曜因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眾徐彭等於

子遠數諫
不畏誅戮
不飾反者

通鑑綱目

晉元皇帝太興三年

十一

正三

之歸心德也

之更始。其沒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墜下梟之。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出屯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徙氏羌二十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集覽** 句，徐姓名。句，古侯反。**質實** 安定，郡名。武建武元年，陰密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趙立太學。

趙立太學，罷民之可教者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

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趙主曜作鄴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鄴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據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凌霄，其為勞費億萬，鄴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椀金飾，其深三十五丈，始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領諫議大夫。**集覽** 阿房，注見秦又省鄴水，固以與貧民。

擬

劉曜一納
于遠諫再
總豫苞諫

德

通鑑綱目

晉元皇帝大興三年

三

正編

年瓊臺汲冢竹書曰夏桀作傾宮瑤臺嬋百
之財多發美女以克之商紂作瓊室立五
門其大三
里高千尺

書法

自晉初書以傳玄皇甫陶為諫官乙酉年是後五十四年無聞焉於是復書則趙也綱目錄小善雖僭國必書之

秋七月後趙兵還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

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戚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

逖能使諸強臣受其節雙

安民

逃此時已有恢復之機惜羽翼軍弱耳

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成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

餉以勸之暴
惟其忠誠

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逃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猶得休息。
質實 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與燕。雍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質實 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

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才協。」

石勒立國
粗有紀綱

不引退

過譽

元帝不制
敦于皇大

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如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克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

土

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士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集覽**譙王承，譙封邑名，漢屬沛郡。承，譙王名也。字與丞同，隸省作丞。任真，推分，任從其真性，不肯假借。推之分齊，無復顧惜。朕為惠皇，元帝以惠帝自比，蓋惠帝為太傅，越所賜鈔刀、鉛似錫，不可為刀。漢賈誼賦：莫邪為鈍。今鉛刀為鈔，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正誤**王承，今按承即拯字，音整。任真，推分。今按元帝抑損王氏權，導漸見疎外，而能任其真性，推之分限，不介于懷，言**質實**劉隗，彭城人。孔愉，自然安分，非矯情也。

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湘州]
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

辛巳四年光初四年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

象
中有黑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
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
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質實郭璞河東聞
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喜人子產春
秋時鄭人即國僑也仕鄭為大夫作封洫不
毀鄉校制參辟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
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
卒泣曰古之遺愛也

書法

漢景之篇書曰赤矣又書曰如紫矣
於是書日中有黑子皆大異也終綱

目各一書
而已矣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

死之

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
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
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
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
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誅天
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竺等出

匹磾鮮卑
種也守節
死義晉朝
臣子不始

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

集覽 平原郡後屬樂陵國正義曰厥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厥一琰反又溢涉友次或音恣洎續弟名緝竺緝續子名竺續兄子

質實 一統志云厥次漢之縣名屬平原郡隋屬渤海郡唐屬滄州後廢之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二十里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前書討石勒此書死之綱目於段氏有取焉

發明 匹磾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為羯賊所虜若無足取然碑本夷人竭誠晉室死不易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故予以全節而具其目

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

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才協之謀也由是眾益怨之

終南山崩 **質實** 一統志云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

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即此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

晉元皇帝太興四年

事王道為司空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徐作燕按此條軍上當有

州字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交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立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節乃大將所有淵等非大將故假之以重其威 **質實** 戴淵廣陵人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周嵩汝南人浚之子

八月常山崩

質實

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發明

晉自南渡立國江左常山乃東南之鎮嶽而無故崩毀其變大矣是春月有黑子是夏終南山崩今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逆亂之萌晉幾不保綱目備而書之所以戒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歟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逃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
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
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
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
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范陽李產避
亂依逃至是見約志趣異常乃 **質實** 劉刁謂
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質實** 劉隗刁
協也譙梁二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
四年范陽郡各注見秦二世元年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欲飲勒微
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歐陽由是獨

比

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
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因拜都尉以 **集** 武鄉漢上黨郡屬
武鄉北豐沛復三世 **集** 邑今沁州武鄉縣
又遼州有武鄉水俱屬平陽北豐沛漢高帝
沛郡豐縣人後過沛召故人父老道舊故其
以沛為朕湯沐邑復 **質實** 一統志云武鄉晉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質實** 之縣名屬樂平郡
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字改為鄉縣自故
涅城移治南亭州隋初屬潞州後屬韓州唐
仍名武鄉縣屬潞州宋隸威勝軍金元皆屬
沁州 本朝因之改屬沁州襄國郡名注見
楚義帝元年漚麻池在遼州和順縣東北三
十里李陽村後趙石勒嘗與李陽爭此池及

勒為王引陽臂云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即此

後趙禁釀酒

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以慕容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廆

詔聽廆承制除官法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烈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徒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

集覽

皝胡廣反東橫橫與鬻同學舍也平城名在遼東

考證

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立

考證

立當作嗣。謹按凡例曰凡僭

國稱王者其繼世曰嗣後皆倣此

拓跋猗也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視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集覽

賀傉僞奴篤反什翼犍拓跋鬱律次子也載記什音涉犍音虔又居言反

書法

子弒者之子也於是弒者有主名矣則曷為不書畧之也六脩定君其不

畧之何六修寔君以子弑父
大惡也此而畧之天理滅矣

壬午
承昌元年
光初五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

王承昌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
置巴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醪
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曰劉隗姦邪將危
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
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
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

深垂三思則四海又安沈充亦
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
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
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
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
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人主自非堯舜
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脇之舉動如此豈得
云非亂乎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
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或說卓且
偽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斂之亂吾
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
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遣參軍桓巖說
譙王承請為已軍司承歎曰吾其歿矣地荒

晉卓首鼠
兩端卒以
此敗

吞下便天
忠死忠烈
戰誰生承

李梁止國
一身官貴
全不以國
事為念

曾卓狐疑
不決金得
道融一說
之力

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巽。以悝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必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徇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

軍以方面。而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處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叩騫曰。光武當剝業之初。故觀竇可以從容。願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同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吾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執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恃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

明知勢力
不敵堅守
死忠之節
尤人情所
難

計莫若偽詐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
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致逆狀帥所統致
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
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致遣
魏文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
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口吾
之志欲歿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
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
虞望戰歿甘卓亦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
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關自解矣承復書口
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
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集覽** 煙
回反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讎記曾子問篇子
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未萌豈待逆勢已成而後誅剪之哉王處
仲久握大權專制方面其無若之心已非
一日綱目前已屢書于冊皆以著其不臣
之跡而晉帝則未有處也一旦舉兵向闕
直書其反則見其初無所因為反已久故
易於舉兵耳下書據石頭還武昌惟意所
欲雖有協隗等出戰而敗皆削不書其舉
動之易如此將何以制之哉人主至是固
已未如之何矣然則有天
下國家者盍亦謹其微乎

晉簡文帝 封子昱為琅邪王 ○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

趙王曜自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 **質實** 池 仇

縣名注見惠帝元康七年武都國
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陳安叛趙

趙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大掠而歸。隴上氏羌皆附之，有眾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寔及魯憑，將用之。二人不屈，皆殺之。
實隴上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隴坻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

顛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懷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蹠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欲

出入不顧
是矣
殺賊取印
取禍之道

元帝失于委任

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
 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
 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
 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
 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顓等分道出戰皆
 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鞬諫
 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
 鞬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率劫掠官省奔散
 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
 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怠本朝於此息兵則
 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
 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
 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
 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
 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
 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
 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
 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
 顓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
 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
 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
 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
 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
 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
 帝召周顓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
 安大將軍固副所望耶顓曰二宮自如明詔
 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
 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

通鑑綱目卷之九 晉元皇帝永昌元年 三 正編

諸

射

運之不答
假手于賊
以除顛也

使道若此
患烈賊致
若而顯

假卡殺顯
之心事見
矣

通鑑綱目卷十九

參軍呂猗素以姦陷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
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
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
周戴南非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
曰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
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顛被收路經太
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
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
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
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後見
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
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
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
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

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耶導勸
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
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
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為敦參軍敦遣邛
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
周戴歿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
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
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
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舉自然離散可一戰
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
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本寬和忽更疆塞

通鑑綱目卷十九 晉元皇帝永昌元年 三 正編

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將歿矣敦改
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
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
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集覽

岸幘露額曰岸光武岸幘見馬援杜甫詩白
幘岸江皋曾鞏詩頽然岸巾幘箋云岸幘頽
其中也以示懶散為安東時懷帝時元帝嘗
為安東將軍素無恩紀紀謂僕也左傳秦伯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今俗稱人
之僕曰秦紀此言素無恩紀者謂僕從皆非
平素恩德
正異素無恩紀今按文選曹子建
沾及之人
相紀錄也此言刁協素
無恩意記念收錄人也
實伯仁周頌表字
茂弘王導表字

周札陽羨人處之子一統志云金城在應天
府三十五里三國吳所築晉咸寧中桓溫出
鎮江乘之金城後溫非伐見向所種柳即此
城也石頭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彭澤
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因之梁屬太原郡隋
置隴城縣屬江州後改彭澤縣屬九江郡唐
初於此置涪州後廢州以縣屬江州宋元仍
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襄陽郡名注見
齊和帝中
興元年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歿之

魏弼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悺
子弟對之號泣悺曰人生會當有歿今闔門

正編

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翰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

質實

桓雄長沙人

五月敦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克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不歿者

質實

周撫潯陽人訪之于沔中注見漢後

主建興七年沔陽

書法

書卓還何罪卓也承卓皆嘗予之討矣於是或書歿之而其官或書殺而削其爵為義不終者可以鑒矣

發明

承卓始書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又皆為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為承書歿之卓書殺書法不同如此蓋承始終守義卓尤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徇國戮力討逆則雖兵敗而歿亦不失為全節之士矣徘徊顧望且前且却果何為者故前書卓還襄陽以著其失此書處仲殺卓而不書其官皆以戒徇義不終者也惜哉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兖州刺史郗鑿退

屯合肥

鑿在鄒山三年有眾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鑿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

質質

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兖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鄒山即鄒嶧山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

書法

徐龕孟達一也孟達書歿之漢後主建興六年此其書殺何罪龕也龕之

叛非有劉封之偏徒以爭功故耳既又寇濟岱敗王師與孟達異矣故孟達之反正書來歸而龕書復降所以著其反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

祖述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質質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

年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

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苟氏質實建安郡名注見質實武帝泰始五年為建安君

書法

賀善贊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

露次後檄杜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母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

隴西郡名註見秦王政三年南

安郡名註見漢後主建興六年秦州註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

未癸 **肅宗明皇帝大皇帝** 元年 趙 光初六年 春正月成

寇臺登陷越嶲漢嘉郡

越嶲郡名註見漢武帝元鼎六年一

通鑑綱目卷之九

統志云臺壘漢之縣名屬越嶲郡晉宋因之後周置沙郡隋廢以縣屬雋州唐隸登州後附於蒙詔號落蘭部元至元中置瀘沽縣屬禮州本朝初因之廢故地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漢嘉郡各註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一統志云建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

司徒

帝六年
敦九于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曰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集覽

姑孰今太平州治是州南二里有姑孰溪水西入江金陵記云隋牛陳徙當塗

於姑孰于湖漢丹陽郡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宋置太平州郡國志云宋以來或治姑孰

或徙于湖

漢為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豫

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等縣

通鑑綱目卷之九 晉明皇帝太寧元年 三

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
 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
 後改雄遠軍宋改為平南軍後陞為太平州
 元陞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府
 直隸京師于湖晉之縣名屬丹陽郡東晉以
 江北當塗流民南渡者眾乃於于湖僑立當
 塗縣及淮南郡隋初罷淮南郡徙當塗于姑
 孰屬丹陽郡唐初於縣置南豫州尋廢州以
 縣屬宣州後以丹陽縣省入屬昇州尋復舊
 南唐屬雄遠軍宋屬太平州元仍舊 本朝
 因之改屬
 太平府

書法

以者何敦以之也王導乃心帝室而
 受其以綱目獨不為賢者諱乎揚州
 牧要職也視司徒有間矣書首領揚州牧
 以導為司徒所以見敦之欲日專也於導
 何病哉故敦自書反以
 至於死綱目皆削其姓

賢

寧州刺史王遜卒

成李驤攻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嶽拒戰
 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
 鞭之怒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
 威行殊俗詔除其子堅為刺史

質實

寧州 註見

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瀘
 水註見漢後主建興五年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

考異

庾字 當作

其怒裂冠
 事亦奇

后兄與漢
何進同

書法

不書后兄亮亮賢也
與董重楊駿異矣

○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

趙主曜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戰輒敗突圍出

奔曜遣將軍平先追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

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氏羌

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所姚弋仲為平西將

軍封平襄公
一統志云隴城漢之縣名屬隴西郡晉改天水郡劉宋廢之故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鎮合肥敦忌

之表鑒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

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

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

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

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

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秋姓滿名奮字武秋

正誤

滿武秋今按滿奮字武秋愍懷太子廢送許昌奮救東宮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晉明皇帝太寧元年

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
奮又奉璽綬故云失節之士

書法

王含督江西書敦以罪專也此其書
表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
鑒矣綱目以表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
也直書以不可乎直書以則是鑒之遷出
上意矣書曰敦表所
以著敦自固之私也

後趙寇青州陷之

石虎帥步騎四萬擊青兗郡縣多降遂圍廣
固曹凝出降殺之阮其眾三萬虎欲盡殺凝
眾刺史劉微曰今留微使牧民也無民焉微
微將歸爾虎乃留男女七百人配微使鎮廣

以和平語
解其疑

固 廣固城名註見
穆帝永和七年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涼
州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氾
緯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
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
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
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
頭問計於參軍陳珍珍曰曜兵雖多皆氐羌
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曠
日持久與我爭河西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
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趙諸將爭欲濟河擢

厚之真意
遠不及其
大兄嗣立
不或即降
于勃

晉明帝太始元年
正編

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切動以威
聲震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
茂壽遣使稱藩羅拜茂
大師封涼王加九錫
武元年隴註見梁武帝普通五年石頭山名
在陝西涼州衛城西南八十五里河西郡名
註見漢安帝元初元年九
錫註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李楊難敵降成復叛殺成將奎拾李稚

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請降于成成將軍李稚
受其賂遣還武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
失計亟請討之成主稚遣稚兄拾擊之長驅
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拾擊

入無繼
皆為所殺
質實
武都郡名註見漢獻帝建安
二十三年下辨道名註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

趙封故世子胤為永安王

初趙王曜世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
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亂沒於黑匿郁
鞠部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之
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
且涉歷艱難吾欲以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
稷而安義光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文
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光武以毋失恩而
廢其子豈足為法彞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

正編

明帝也。胤文武才器。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况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矐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胤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胤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矐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胤之舅也。矐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胤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命胤盡家人之禮。

集覽

黑匿柳鞠

鮮卑別部之號。或云黑匿本虜複姓。柳鞠其名。義孫故世子。胤字義光。今太子熙字以東海為嗣。東海恭。漢光武郭后所生。先立為太子。後以母被廢。遂願備藩國。事在建武十

九 **正誤**

安義光。今按集覽是也。一本光誤作孫。故世子胤字義孫。今太子熙字義

光。趙主意謂胤乃故世子。又材器過人。熙其弟也。材不及胤。而為太子。恐有不安。故欲廢熙。立胤。以固社稷。而使熙安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故引以**質實**。永安郡名。註見隋為證。煬帝大業十二年。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之形爾。茂曰。亡兄一

且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願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

集覽

懲既往之患，先是茂見寔道也。卒為之。為其帳下閹涉所殺。今茂

以此患為懲義。王公設險，易習坎文。註見宋文帝元嘉四年。勇夫重閉，謂匹夫之勇，猶且重關以自防也。重直龍反。左傳成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假道于莒，與莒子立於池上，曰

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日，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亦豫備之意。

實

始臧縣名，註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張鈞臺在陝西涼州衛治井。晉明帝太寧初，張茂立姑臧時所築遺址尚存。

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而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弒其宗族，故徙合督江西。以

集覽

總角，總束髮為角，兩髻相並也。詩

允之以智
通評
允之曰敦

甫田總

質實

荆江二州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

書敦以何罪專也含亦與受其罪矣於是敦意欲強王氏以含督江西以

舒彬刺荆江舒彬不書亮其心也

甲申二年

光初七年

考異

當因下分註涼王張駿太元元年

春正月

敦殺其從事周嵩周逵及會稽內史周札

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王敦忌之嵩以兄顛之死心常憤憤敦惡之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敦誣嵩及札兄子逵與脫謀不軌殺之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殺而死

質實

郡名註見漢和帝永元元年

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斬其守將

質實

郡名註見文帝義熙五年東海郡名註見秦二世二年郊

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燕河東弘農之關民不聊生

成主雄立其兒子班為太子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特之子班為太子後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前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

雄諸子卒
殺班亂成

負荷先烈太傅驥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野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集覽 宋宣公宣公遜思於弟穆公穆公遜於宣公宣公殤公殤公遇弒春秋譏宋之亂由宣公廢子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吳餘祭吳王諸樊卒立弟餘祭餘祭卒立次弟餘昧餘昧卒以次授弟季札季札逃去立其子僚僚為其弟闔閭所弒季札曰是亂由先人起也祭側界反

書法 於是雄有妾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兒子班著亂始也故斥書主據漢在

祭于熙
下書主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裕人棺勿以朝服歛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書法 茂自嗣立雖無可紀然其死也以事者屬其子且以官非晉命葬之終身則亦未嘗忘晉者也特屈於趙耳故卒之書曰趙涼王閔之也

清茂茂之
為德不卒
然死而後
悔猶未忘
晉也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賊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晉明皇帝太寧二年

四

正編

江左再亂 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

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舍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
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謀便當
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
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
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
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儲儲
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
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
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
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階其致深

敦之上計
乃詭言且
臨終謂子
應曰我死
汝即位心
宜見

能使鳳自
為妙

作用細密

以此結敦
更深心

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濟
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
缺嶠言於敦曰涼尹岫侯之此公宜自選
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為辭
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視伺朝廷嶠恐既去而
鳳於後問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
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
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
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
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
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
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盡
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
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

晉明皇帝太寧二年

事行圖
之志何以
不早為之

不惟前知
且不以不
屈

登言討賊
用如許
等婉

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尊大都督領揚州刺
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
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
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哀
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
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
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茲、敦以隕斃、風復
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
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
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
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兄詔甚
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
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
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

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曰、中敦乃收璞、
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眾討京、
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
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
而已、七月、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
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欲親將兵擊
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
徒導遺舍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
可如昔年之事、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
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
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
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
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所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晉明皇帝太監二年
正編

此一語
以心始定

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嘆導門戶大小受國
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
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舍不答或以為
舍鳳眾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
成大駕自出拒戰卻鑿曰羣逆縱逸勢不可
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
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
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
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
軍段秀等帥千人濟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
越城大破之秀匹礮弟也敦聞舍敗大怒曰
我兄老婢耳門戶寧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
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後即
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遂秘不
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史記夜
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
奉詔遂舉兵與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
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咽鋒摧氣沮持久必
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
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
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
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
用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
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
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
錢鳳作賊眾皆愕然舍等遂燒營夜遁明日
帝還宮舍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舍曰大
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

導亦受賞可笑

同逆之當知此義

整論未嘗下是然吾巨與大真

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親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柵。郗鑒曰：「前朝誅楊峻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綱、溫嶠上疏曰：「敦剛復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進安處必其將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在階，恐黨所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為先王立君，世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導之**集覽**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三番休**次更番，其一調出，其二休息於家，輒立兒息，兒子曰息，謂專輒立兒之子為嗣。江寧縣名，偽吳為江寧府，宋仁宗改為建康府，治上元江寧。朱雀桁，桁與杭通，音胡剛。反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在國東南四里，豕突，謂恐賊如猪伏穴中，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昔年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據石頭，委重安，謂敦以重事委付，含子應也。安期乃應之。

晉明皇帝太寧二年

苑城卽後苑申胥之徒服虔曰戰國楚大夫王孫包胥也正義曰包胥姓公孫氏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初與伍子胥爲友後子胥奔吳言必欲滅楚申胥曰子能滅之我必能興之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前年敦兵犯闕元帝使敦弟彬勞敦彬乃勃然數敦之罪敦怒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去年敦又欲反彬又切諫敦欲殺彬彬曰君昔年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今彬爲江州刺史故舍云然荆州守文荆州謂荆州刺史王舒也王舒執守文法不宜歸投之

質實

世儀錢鳳表字丹陽郡名

註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太真温嶠表字臨淮郡名註見新莽天鳳四年一統志云江

寧晉之縣名屬秣稜郡宋齊因之隋徙治城省秣稜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唐武德中改

江寧曰歸化尋改歸化曰金陵又改金陵曰白下貞觀中改白下曰江寧上元初改江寧

爲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應天府蹉跌註見漢順帝陽

嘉二年越城在應天府南六里本東甌越王所立金陵故事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

立城於金陵以張威勢今存遺址人呼爲越臺壽陽古地名春秋時爲吳楚地秦爲九江

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分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東漢末其地南境入吳屬彭

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爲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

陽郡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卽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爲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初復爲江州五代時楊吳置奉化軍節度宋降爲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本朝改九江府屬江西道南析註見安帝元興元年庾胥之徒註見宋文帝昇平二年

書法

上書討下書拒多矣此其書敦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之師未至而敦

兵已至江寧矣故書反書親征如此綱目書自將三十八詳漢高帝五年書親征二

是年唐太宗

貞觀十八年

代王賀儼徙居東木根山

是歲賀儼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乙酉三年

通鑑

光初八年

春二月贈故譙王承襲淵

顯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襲淵周顯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尚書下壺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

聚意借札
以片導詞
義源深

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耶。然卒用導議。臬與愚通掛首木上也。夷平也謂盡誅滅之。郭璞聞喜人桓文公為五伯之首事見春秋左傳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乃亡國之君事見通鑑前編。

許昌叛降後趙○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

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賢

晉俗之弊
在于清談
廢事侃以
恭勤砥柱
中流其救
世多矣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誅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糲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糶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

以此稱
此特其
餘耳

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
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
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集覽。其音
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蒲博。蒲戲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說文曰。
博與簿通。局戲也。古者烏曹作博者。塞也。即
陸博也。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亦博蒲戲。
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雅。犢。塞。五者。為勝負之
采。案五木即今之骰子也。列子擊博樓上。註
云。擊博。如今之雙陸棋。鮑宏博塞經曰。各投
六箸。行六棋。故曰博陸。用十二碁。六碁白。六
碁黑。所擲。微謂之瓊。瓊有五采色。故謂之五
塞。楚辭招魂篇曰。篋篋象碁。有六簿。些。成。
而。牢。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海。

註云。篋竹名。篋字從竹。篋箸也。以篋箸
象牙為碁。投箸行碁。倍勝為拳。五白。呼
言已之。碁已。梟當成。牢勝。故呼五白。以助
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簿碁箸。比集犀角
以為雕飾也。博抽居質實。老莊註見成
反篋音現。篋音蔽。帝咸康三年。

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 司豫徐亮皆陷於後趙

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穎川
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
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擊
謨斬之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驚潰

晉明皇帝太寧三年

遂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懼憤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眾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質。司州註見秦注襄於後趙，以淮為境矣。王三年元川金甌城名註見魏元帝咸熙二年陽縣名註見漢獻帝初平元年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

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宗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

宗

徒

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示不與。此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兼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郝璩、庾亮、陸暉、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榻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明日，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書，加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

導之作事每使人疑
暹至則疾
送鑿則不
疾得下壺
義刑于色
朝政
樂朝人心

晉書卷之九十九 晉明皇帝太寧二年

怡琅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日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工上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自非已有况後嗣哉謨怡不得

集覽 管鑰鑰與鑿通記月令孟冬慎已就職

管鑿 鑿與鑿通記月令孟冬慎管鬼也鍵七也投管以閉門投鍵以啓門孔穎達疏云鑿以鐵爲之摺鑿內以搏取其鍵鍵讀爲塞謂鑿之人

贊 南頓縣名註見漢內者俗謂鑿須也

贊 光武建武十九年西陽郡名註見懷帝永嘉元年陸贄吳郡人唱之孫大行註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都中正官名註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廷尉平官各註元漢文帝元年

書法

賀善贊曰明帝卽位三年綱目所自王敦外不遇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故自入綱目以來未有書親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葬武平陵

質實

一統志云武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冬十一

月朔日食○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桮卒子牙代立至是疾

質實 漁陽郡段春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秦王政三年遼水註
見漢昭烈章武元年

代王贊傳卒弟紇那嗣

丙戌 光初九年夏四月後

趙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質實汝南郡名註見漢光武建

武十 九年六月以鄒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送鑒下壺奏導虧法
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
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一切直當官幹實性不
弘裕不苟苟同時好故為諸各士所少

晉至風尚
蓋壞于前
後所慎中
流砥柱者
內有意外
有能

推之

有一本無

謂曰卿常無閑秦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
趨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
壺而誰時貴世子弟多慕王澄謝鯉為放達
壺厲色於朝以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
覆實由於此必以奏諸是集覽放達王澄等皆
導及庾亮不聽乃止有集覽以任放為達熊
遠曰以放蕩為達言雖詹日以玄質實阮孚
虛宏放為夷達或曰放誕豁達也質實陳留
尉氏人王澄琅邪道所人謝鯉陽夏
人徐行註見秦始見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以溫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

內史明異嶠下為
字羨

晉成皇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下，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者，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政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稱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留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

集覽 不預顧命，預于預也。謂已獨不州刺史。在受遺詔之列。馬融曰：顧命，顧念太子，而命大臣輔相之。鄭玄曰：臨終出謂之顧命。顧將去之意也。縣官，註見漢書。

十二年

質實

歷陽郡名，註見漢書。帝永嘉元年，石頭城名，註見漢書。帝建安十一年。

年郗下謂郗鑿卞壺也。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爲弋陽縣

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

帝方六歲
便能道此
語

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

質實

鍾雅穎川長社

人弋陽縣註見武帝泰始二年

發明

庾亮輔政之初、主少國疑、正宜鎮之以靜、輒乃殺戮近親、貶黜舊傅、其何以慰遠近之心、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之實、則亮之失刑明矣、而當時大臣亦無有一言及之者、又以見亮之專國自用、如此、寧無異味、朝之失乎、

後趙使世子弘鄴

後趙使世子弘鄴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弘鎮之、石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由是鄴縣各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三臺註見懷帝永嘉六年

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避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志、

集覽

阜陵、索隱曰、漢

九江郡屬縣、舊名阜陰、涂塘、

質實

一統志云、阜陵、漢之

縣名、屬九江郡、後廢之、於城在滁州、全椒縣東一十五里、建康郡各註見漢獻帝興平二

罪
驅祖約
反執政之

年

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

質實

下邳縣名註見漢高帝六年

○

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質實

九流註見安帝

義熙十一年

丁亥二年

通鑑

光初十年

夏五月朔日食○張駿遣兵

攻趙趙擊敗之遂取河南地

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秦大將軍涼州牧遣辛巖等帥眾數萬攻趙秦

州趙遣劉胤將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於核

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駭金城抱罕降之駿遂

失河南之地集臨令居註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註見漢靈帝中平元年質實振武郡名註見唐憲宗元

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壺曰峻擁強兵逼近京

以包容釀成王敦又欲試之蘇峻大悞國

左三亂

晉書

卷

晉成皇帝咸和二年

五

正

壹欲亮嘗
計而後行

元何所特
不使亮嘗
後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復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愛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劫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督許、以兵會峻。廷尉掌平刑，罰應劭曰：「聽獄。」

雷池 註見安
帝義熙六年

發明

晉氏南渡，國勢岌岌。王蘇相繼內叛，且舉兵，故直書其反。至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仲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反亦有以裁之。夫何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嘗時不召峻，未必反耳。夫峻介胄武夫，乃以農扈處之，則用非其職。朝廷意謂可知。峻亦豈肯束手，自請綱目推原，既始是以書。洪若此，然則祖約初無召命，何以亦反。口約之反，由峻邀之也。若峻不反，約亦無以

通鑑綱目 卷之八 晉成帝 義熙二年 正德

為倡亂之端不然綱目何以書峻為首而約為從哉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

內史桓彝起兵赴

尚書左丞孔坦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身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

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

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過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郝隆欲帥所領赴難詔以非寇集覽司徒司馬利便處諸江口在江

之西者宜守之慈湖地名濱江南岸金陵覽古曰慈湖在太平州當塗縣其六十五里采石下流三十里至慈湖上口蕪湖漢丹陽郡縣今隸太平州寰宇記元湖在當塗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陽湖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蕪藻因名集覽利諸口今按當利浦名在河州東十二里集覽後漢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

皇朝通志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之子陶回丹陽人抗之子一統志云當利浦
 名在直隸和州城東一十二里東漢劉繇遣
 其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袁術卽此慈湖註
 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宣城郡名註見漢明帝
 永平十三年丹陽郡蕪湖漢之縣名屬丹陽
 郡以其地卑蓄水而生蕪藻因名晉於蕪湖
 僑立豫州又分立逡道縣興寧初以宣城郡
 移治蕪湖後還治宛陵寧康初又於蕪湖僑
 立上黨郡及襄垣縣後省蕪湖入襄垣隋初
 省襄垣入當塗唐以蕪湖爲當塗屬鎮南唐
 復置蕪湖縣屬昇州宋初屬宣州後屬太平
 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平府廣德漢
 之國名治故彰縣地東漢置廣德縣屬丹陽
 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
 石封縣梁末增置太梁郡尋改爲陳留郡隋
 郡廢改石封爲綏安縣屬湖州以廣德縣
 入煬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綏安置湖州後
 又改置宣州至德初更綏安爲廣德縣南唐
 改爲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
 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爲廣德路
 隸江浙行省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
 師徐州註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書赴難三、若彛者可謂能急君矣、終綱目

書赴難三、是年三年再書

戊三年

光初

太和元年

春

正月温嶠以兵赴難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正編

正編

正編

至尋陽二月尚書令庾湯公卞壺督軍討峻戰
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
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
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
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
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
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
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
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于
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
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癰漸愈瘡未

卞壺少子
其母
不以爲恨
已幸幸于
一門更難

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肝隨之亦赴敵死
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
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
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
陽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
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
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翼卽入抱帝
登太極前殿導及元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
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翼侍立左
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此翼令
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
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
驅役百官裸剝士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
五千斤錢億萬緡數萬匹峻盡費之或謂鍾

褚翼一言
威重三軍

帶功冒
百多矣太
真一辭發
人多少

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完讐蓋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以祖約為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為太宰西陽王温嶠聞庭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度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

集覽

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質實

臺兵臺城之年

帝元嘉三十年一統志云小丹陽路名在應天府治南與太平府當塗縣接界晉蘇峻

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陽南道來即此地西陸疑是地各未詳也青溪柵未詳處所唯應天府治有青溪國吳所鑿東渠更名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通潮溝以洩玄武湖水發源鍾山接於秦淮舊有七橋曰東門尹橋雞鳴募士菰首中橋大橋未知是否智者鑒焉臺城註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褚翼陽翟人荀崧穎川穎陰人

書法

書入援書赴難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此其書至尋陽何罪侃也其罪侃何嶠以正月至尋陽往復數四方能致侃綱目此書正月至尋陽後書五月以陶侃入

討峻則逗遛之罪有在矣

發明 前書召峻峻反雖彘由庾亮特未見其罪也次書詔亮督諸軍討之則討

賊之責亮當之矣今此書不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則拒戰之事在壺而不在亮也

又書亮奔尋陽峻兵犯關則亮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峻狼子野心亮既不能思所處之而乃濫頒召命自

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乃復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眾入

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坦請斷阜陵守常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

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

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募稔禍誰實尸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不守亮不能於此灰

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泉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

亮雖萬死猶為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觀則亮之罪益有不容言者誤國若此尚可

不加誅責乎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質實** 于湖

縣名註見明 帝太寧元年 ○葬明穆皇后

書法 書以憂何罪亮也亮違眾議首生厲階及為元帥兵敗身竄憂及國母其

通鑑綱目 卷之九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正編

罪大矣綱目自書葬靈思皇后是後后無書葬者至晉而後書之晉后至是始以崩葬書前乎此非弑殺則陪胡塵已終綱目

氏疆

發明

太后庾氏何以憂崩為庾亮召禍故也揭而書之其所以罪亮之意益明矣

夏五月温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

鑿王舒來赴難

但強易
初言然
後乃進赴
義不勇

曾守者何
人之疆場
乃云不敢
赴局耶

温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雖疆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遣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

通鑑綱目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十一

正德

由

愆期言及
侃一身利
害故侃感
悟

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
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
此假令此州不守則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甚
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
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且
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
復召兵還是為欺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
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
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
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兼道而
進郗鑿在廣陵城狐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
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
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拔
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隘既防

不乘峻馬
不受峻遺
侍立不離
左右忠矣

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壑壁以待賊
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
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
下亮甚懼用嶠計請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庚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亦咎自責侃乃釋然
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
同趣建康戍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
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
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
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
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
潭等不離帝側時饑僅米貴峻問遠超一無
所愛繼綵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
啓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閭以太后詔諭

寶母

絕其生路
克峻約之
首功

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水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蓋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眾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

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晉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踞鞍援箭血流集覽續續朝夕意也朝夕不暫分滿鞞還擊破走之離百石壘白石本地名於此立壘又註見宋明帝泰始元年白下京口今鎮江府是三國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亦曰京口大業壘名在京口而阿壘各註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慶亭壘名史焯曰在京口案質寶韻會慶丑升反本亭名在吳興漢靈帝建寧二年毛寶陽武人一統志云廣陵城在揚州府城西南四十里魏黃初六年

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即此會稽郡名註見漢和帝永元元年元規庾亮表字士行陶侃表字張九韶曰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庾冰鄆陵人亮之弟浙江註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吳興郡名註見宋明帝太始二年吳國註見漢獻帝建安五年蔡謨陳留人義興郡名註見武帝太元十七年顧衆吳郡人榮之族弟茄子浦未詳處所京口三國吳之郡名治武進縣晉屬昆陵郡東晉僑置徐兖二州號為北府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又置南東海郡隋廢州及郡為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置潤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潤州治丹徒天寶初改丹陽郡乾元初

復為潤州又陞丹陽軍建中初改號鎮海軍南唐以為壘鎮宋開寶末改鎮江軍政和中陞鎮江府元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本朝初為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天業曲阿陵亭俱壘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四十七里東晉蘇峻反郗鑒築此三壘以拒之淝口地名註見安帝元興三年

書法

書以陶侃何譏侃也侃見義不勇屢矣是故九江之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書隨何以漢王邦三年陶侃之赴難未勇而温嶠能以之則書温嶠以是年東荆州之兵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則書

趙剛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赴
 難必書兵於是鑿流涕誓眾舒遣兵一萬
 則有兵矣不書以兵何緩也凡書來援書
 來救外辭也鑿舒晉臣也則曷為書來如
 外辭罪之也峻之反已半年且既遷帝石
 頭矣然後徐徐而來謂之何哉書曰來緩
 辭也是役也綱目書赴
 難者三書來者一而已

發明

凡兵能左右之曰以春秋書以者有
 之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之類是也
 綱目書以者亦有之樂毅以秦魏趙韓之
 師伐齊之類是也夫借兵他國則書曰以
 未有我國之臣子乃書以者也蘇峻反
 宮闕為虛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

督將手握彊兵固當洒泣誓眾騰馳電赴
 畢力討賊猶恐不及夫何自冬迄春坐視
 朝廷傾覆畧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
 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
 力挽侃必翩然西上矣書之曰以所以見
 侃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侃
 在晉朝不為無功獨與君臣大節有所未
 盡故君子深為惜之綱目權其輕重見於
 書法之間雖欲為賢者
 諱不可得也嗚呼微矣

峻分兵陷宣城内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
 通使以紿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

桓彝死國

通鑑綱目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十四

正編

俞縱死桓
忠義所感
而心知

致死焉能忍耻與。連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葬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是遂進軍至。是城陷。執葬殺之。

集覽

涇縣註見漢明

實

實 俞縱宣城人一統志云蘭石地名在寧國府旌德縣北五十里。晉內史桓彝當蘇峻

之亂進屯涇縣遣俞縱守蘭石。卽此今名桓公城。

書法

於是役也。勇於義者其惟桓彝乎。故始終皆予辭。

發明

蘇峻之亂。卞壺桓彝皆以死節書。夫以壺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

表在人耳目。若爰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見殺而已。未有能明其死節者也。至綱目書之。則與卞壺無異。何哉。彝始聞峻反。卽時起義。不少遲緩。雖邵兵寡弱。亦不暇顧。是以綱目前書起兵。起難。獨在衆人之先。而其詞急。未幾受圍危亟。或勸其通和。以紓難。彝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殉國。有限無忒。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噫。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通鑑綱目 卷之九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正編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

質

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約眾潰奔歷陽

八月後趙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

墉

石虎帥眾四萬擊趙攻蒲阪趙主曜自將救

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

瞻枕屍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

墉决千金墉以灌之榮陽野王皆降襄國大

朝歌註見秦王政六年千金墉喝音

竭堰也名曰千金榮陽註見秦莊襄

王元年野王註見

質實蒲坂地名註見周赧

周赧王五十三年

質實土十二年金墉城名

註見魏元帝咸熙二年襄

國郡名註見楚義帝元年

九月陶侃温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

其眾

考異提要無於石頭三字據凡例斬當作誅

峻腹心路永賈寧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

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求於峻導使

袁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

决温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

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

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

後可
志
寶侃
而

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其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大韓是等急攻大業壘，郗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行

敵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集**杖義。漢書而西註：杖上聲，扶也。倚任之意。句容縣名也。縣南五十里有茅山，一名句曲山，其形如句字之曲，因名縣焉。今隸建康。湖孰，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漢武帝封江都易王子劉

通鑑綱目 卷之九 晉成皇帝咸和三年 正編

丹湖孰侯索隱曰表在丹陽案漢丹陽
今寧國府是馬蹶蹶陟利反頓什也

正誤

句容湖孰今按晉書地理志句容湖孰二縣
皆屬丹陽郡寧國縣屬宣城郡今寧國府也

去句容遠建康南四十五里地名湖孰去
句容四十里卽此是也一本作姑孰亦誤

質

實

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八十里光武
之濟昆陽事見漢帝玄更始元年曹公之

拔官渡事見漢獻帝建安五年竟陵郡名注
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句容漢之縣名

屬丹陽郡以縣有句曲山故名唐武德中於
縣置茅州尋廢州以縣屬蔣州尋又屬潤州

後屬昇州宋屬建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
改屬應天府姑孰縣名註見明帝太寧元年

廣陵郡名註見漢武
帝元朔五年淮南國

書法

前書溫嶠以陶侃此其先侃何不沒
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

也

發明

侃前入援書以者原其情也今此斬
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此輕重之權

也

冬十二月後趙主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

曜以歸殺之

後趙主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
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
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
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
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共席捲而來
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
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
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
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
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
大壩謂光曰曜盛兵成阜關上策也阻洛水
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阜勒見趙
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衝故說
道兼行出于鞞警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

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
承侯若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
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
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
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
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
甲胄出關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
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
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
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檀爽其
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救熙與諸大臣匡
維社稷勿以吾

集覽

鞞豈河南二縣名也鞞
註見隋煬帝大業二年

自元海至
曜三世凡
二十七載

正誤

華書集覽 訾無註

質實

洛陽縣名註見周烈王六年石門山名註見漢

光武建武十二年汴渠隄成皇縣名註見秦莊襄王元年洛水註見漢光武建武三年衛枝註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

獲賤辭也於是矐墜馬被執身爲不書執以歸趙兵大潰矐方以昏醉被

執則與匹夫何異哉故賤之書獲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爲下終綱目亡國之君書獲三趙主矐主緯陳主叔實

巳四年

光初十二 題太和二年

春正月

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考異

逸上漏蘇字

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是光祿大夫陸曄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洪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奔後趙

質實

歷陽郡名

註見漢冲帝永嘉元年

趙太子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

晉書

晉成皇帝咸和四年

三

正編

不離可歸 不離可歸

之方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眾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質**秦州。註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邽縣名。註見漢石生帥眾赴之。
光武建武八年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羨**考異**斬當**考**

異斬當作誅。○謹按蘇峻以庾亮之際與祖約反，遂至舉兵犯關。通遷乘輿陷姑孰，陷宣城。不有陶侃溫嶠效忠赴難，晉室安能久乎？故斬其兄弟當書曰誅。下文趙誅祖約夷其族，大約之反由嶠誘之也。石勒與約猶曰誅峻倡亂之首，侃嶠晉大臣討誅叛賊，豈不書曰誅乎？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書法逸書討斬宜矣，羨亦書及，何羨附賊者也有不得辭其討矣。羨嘗降封弋

陽縣王矣，此則曷為復書西陽王羨受僞封也。不書弋陽書西陽，著其附賊之實也。

發明羨非反者，何以於斬逸之下而書及哉？程頤子序春秋謂經為斷傳為按

今綱目所書羨事如此，以分註考之，當峻入臺城之時，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羨

帝十歲了了不為入言所希

為太宰西陽王，則是兼俯首媚賊，受其偽命，其罪已不可勝誅矣。故其書法如此，此以綱目為斷，分註為按也。

以褚爽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非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率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爽為丹陽尹。爽於集散亡京邑遂安。

集覽

求之望實

正誤

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按望，問望也。外望也。實實事也。謂卒實皆不可。

實實

丹陽郡各註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書錄才也。西漢之世，書為京兆尹。八自黃霸外，皆嚴能者也。東漢書為河南尹。三而梁冀兄弟居二焉。西晉惟夏侯和以徒官書。東晉書丹陽尹始此。終晉世書丹陽尹三，褚爽正也。

之王雄才難不其然乎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鑿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珍、肝及桓、葵、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海、庾亮泥首謝罪，欲圍門投鼠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相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赴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亮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集覽 泥首謝罪，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而請罪也。
質實 一統志云：巴陵縣置建昌郡，尋省劉宋以後皆為巴陵郡治。隋唐岳州皆治此，宋仍舊，元屬岳州路。本朝初以縣併入岳州，後復置，仍屬岳州府。

書法 亮為豫州黜也，不書黜何？亮之罪不止是也，故與遷賞者並書，以晉之無章孰甚焉。

庾亮雖悔
 也然所誤
 多矣

道正一見
 當時一味
 也

發明

庾亮傾覆社稷死不足贖蘇峻既誅復藉大位亮雖泥首謝罪蓋亦自知朝廷必不加誅姑為是以欺眾耳是以分注於其上疏自陳之語皆削不錄正所以誅其心而刪其偽辭也然則書亮為豫州刺史於封侃鑿嶠之下則晉之權綱不舉亮之貪榮無耻而在廷公卿議臣亦無有能言其罪者其失皆不言自見矣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胤為江

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郗鑿皆言胤非方伯木玉導不從或謂導

于悅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其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臥而對

之、不有外變質實屬零陵郡晉屬始安郡唐

必有內患矣結志云始安漢之縣名初析置福祿縣貞觀中省入更名臨桂縣宋

以慕化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桂林府治所仍舊焉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

秦隴

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石生嬰城自守虎救之大破趙

劉曜滅

前後秦先

兵乘勝追擊枕屍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
熙及胤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
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秦隴悉平蒲
洪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
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
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元年三川冀註見秦
二世二年信都國

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胤

胤於豪縱酒不恤政事郭默被徵為右軍將
軍求資於胤不得會南司奏朝廷空竭百官
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
公詔免胤官胤方自中理默遂誣胤以大道
襲斬之傳首京師郭引譙國內史桓宣
宣固守不從太尉侃上宣為武昌太守
譙國註見漢獻
帝建安十五年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翳槐、爵律
之子也

羌殺河南王吐延

河南王吐延為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
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
王父字為氏乃自
號其國曰吐谷渾
質質
白蘭羌種名註見
元帝建武元年

始
吐谷渾之

晉成皇帝咸和五年

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考

異斬高作誅

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太臈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集覽

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註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於錄王師遵養時晦

質實

江州註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郡

二月趙王勣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

王

趙羣臣請勣即皇帝位勣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石勣稱趙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晉成皇帝咸和五年

三

正編

趙誅祖約夷其族

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亦以為言勒族誅之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逃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集覽赦季布斬丁公註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祖逖字祖逖字質實雍丘縣名註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王雅之後
孫子胡奴
王安

書法

趙也何以書誅亂臣賊子夷狄得而誅之綱目之討叛嚴矣

發明

石勒羯賊而書誅祖約者逆亂之臣雖夷狄盜賊皆得誅之所以嚴大討正王法而使之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其旨嚴矣

夏五月詔太尉侃兼督江州

侃遂移鎮武昌武邑郡名註見漢後主建興七年

六月趙以張駿為涼州牧

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及趙破休屠王羌駿始懼乃稱臣入貢集覽狄道註見漢高后六年休屠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十五

五

正編

羌羌休屠王名休屠註見漢中
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質實** 宗景龍二年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思屯
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口
液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
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
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
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
免 **質實** 襄陽縣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二
年 **樊城** 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相禁正本
作相策謂
東應也
兵

更造新宮

辛卯六年 **趙** 建平二年 春三月朔日食○夏趙舉賢

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趙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
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
于襄國 **質實** 明堂註見漢武帝建元元年辟
城西 **質實** 雍註見漢成帝綏和元年靈臺
註見梁武帝
永明十年

發明 趙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
賊而為盜賊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
賊而為君子之事君子亦豈得不予之哉
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

狄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中國何哉噫

秋九月趙營鄴宮

質實

一統志云鄴宮在彰德府臨漳縣西

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資滿百匹猶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日敕停作以成吾血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元臺

冬有事于太廟

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奴誅兒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甲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上郭熙以為為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然祭冬祭齊武帝永明八年春秋丞嘗歸胙賜祭福餘肉命無下拜齊世家周勃大使宰孔賜桓公胙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元會旦元旦日朝會三老註見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朝朝陟遥反春正三朝謂正旦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獨奴亦有
度然自具
志氣整矣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九 齊世宗皇帝咸和六年 正統

慕容廆遣使詣太尉侃

廆僚屬詣共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桓駁曰：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於是遣使與陶侃牋，勸以興兵，共清中原。而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為燕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摧勦，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王七年 建平 春正月 趙大饗群臣

石世謂謂 遇漢高即 與韓彭此 肩過光武 則並驅是 視光武猶 韓彭也非 刃光武者 至其論二 則則快絕 立六國後 則英識過 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賅人、狐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集覽

鹿在誰手。史記蒯通曰：奏失其鹿，天下以鹿喻帝位也。補補落落，補與磊通韻會。落字下註磊落，魁矍貌。留侯諫留侯張良也。

晉成皇帝咸和七年 正編

諫立六國後
其不可者八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勅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勅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外內、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勅皆不聽、徐光他日承間言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不怡、何也、勅曰、吳獨未平、恐

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勅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之門可集覽大雅情情大雅太設雀羅矣、虎愈怏怏、子弘小字也左傳祈昭之情、情以止王心、註情情安和貌、勝殘去殺語、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勝音升、去上聲、文公集註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

多太子家
預朝政亦
不足制
石虎

謂民在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八州註見漢王劉邦元年省可尚書奏事省視其可者行之不復啓奏

書法

太子決事自此始終綱目太子書省事二是年趙太子弘咸康六年趙太子宣總百揆一宋甲申年魏太子晃書決事決訟三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四年睿宗景雲二年書德政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二十二年書監國七宋壬戌年魏太子熹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道元年睿宗景雲二年玄宗天寶十四年德宗貞元二十年

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敏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召懷初附

親帥民芸獲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得勝時人以爲宣於祖逖周訪集覽涅水案此涅水當在襄樊左近史炤音遙史炤曰使車也軒大夫以上車也廣覽一統志云涅水在潞州襄垣縣西北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九百威皇帝并威自七年正編

六十里源出沁州覆醜山東流入
縣界會于漳水至縣南合濁漳水

書法

書造何歸功侃也凡功罪書造歸其
上也。是故恒宣之拔襄陽書陶侃造

是年涇城之却吐蕃書郭子儀遣唐代宗
大曆八年李懷光之破吐蕃書郭子儀遣
大曆十三年皆歸
功於其上之辭也

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為世子

重華駿之次子也涼州條屬勸駿稱涼王置
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
不赦然境內
皆稱之為王

駿亦能守
臣節惜其
乘驢石趙

癸巳八年建平四年

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書法

江東之政差彊人意此
一舉而已故喜書之

發明

晉氏立國江左奄奄畧無振起之氣
獨至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

差彊人意大書
揭之蓋幸之也

○三月寧州叛降于成○夏五月遼東公慕容

廆卒世子皝嗣○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
皆不得入時秦主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

通鑑綱目 卷之九 晉成皇帝咸和八年

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主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卽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
集覽 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前車，覆後車戒，謂晉之兄弟相殘，汝輩可以此為鑒。戒，周霍、周公旦輔成王。漢霍光。統志云：高平陵在順德府州臺縣西十五里。

漢霍光 輔昭宣



德府州臺縣西十五里

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弒其太子。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

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將如之何？」堪曰：「官省之內，無可為者，請奔兗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畧，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右朗鎮洛陽，聞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

石 氏有輔 石勒之

通鑑綱目 卷十九 晉成帝咸和八年 正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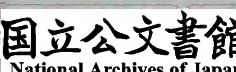
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朗斬之進向長安
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詣洪洪降于虎
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寶東方虎從之
從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
都督居枋頭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
都督居灕頭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
集覽枋頭地名在汲郡初曹操於淇水口下
大木枋以為堰過其水東入白溝以通

漕運因名其處曰枋頭灕頭溝
失涉反廣韻註灕水名在西陽
帝十二年襄國郡名註見楚義帝元年一統
志云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
里淇水之北即淇水口也魏志曹操於淇水
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過淇水東入白溝以通

漕運故名枋頭灕頭即灕水之口在漢陽府
城非四十一里自黃陂入漢陽縣界與淪索
二水合流南入大江魏臺在大名
府魏縣界相傳為魏文侯所築

慕容皝兄翰母弟仁據遼東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
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畧
屢立戰功得志有寵於皝皝忌之翰乃與其
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甚愛重之仁據
平郭皝遣兵討之大敗於是仁盡有遼東之
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皝追思真言以
為平州
質實平郭城名註見元帝太興四年
遼東郡名註見秦王政三年平



州註見秦王政
三年右北平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王雄不許
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
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淳謂雄
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
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
臣當斬之都市宜言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
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
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前不顯
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錄
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

蜀不許涼
假道則蜀
地前此無
涼人之迹
示
在左史亦
稱詞今故

安亦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
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
臯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
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
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
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
蓋世土險兵彊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
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耻未雪枕戈待
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爲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質實

東峽在成
都府金堂

北

書法

書遣使上表何子義也張氏嘗書遣
使矣不書其人此則曷爲書張淳子

通鑑綱目

卷之九

晉成皇帝咸和八年

七

王編

淳也。於是淳自蜀求通，間關險阻，必達君命，可謂賢矣。故書子之，而駿不書趙涼州牧。

九年趙主石弘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

毅嗣遣使來稱藩實實仇池郡名註見惠帝元康五年○二月

以張駿為大將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段遼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攻柳城。慕容皝遣慕容汗等救之，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卿正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
實實 柳城縣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祭、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

陶侃晚節可取

晉成皇帝咸和九年 正編

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
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
婆娑正坐。諸君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
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
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
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
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集覽

所假節麾幢曲蓋節麾幢蓋皆前驅儀仗也。
大將所有侃非大將故天子假之以重其
索隱曰。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幢亦旌旗
屬。蓋繖也。曲者蓋柄上曲也。風俗通曰。武王
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柄節。註見漢靈帝熹
平六年。侍中貂蟬。貂蟬侍中冠。註見惠帝

寧元年。太尉章章印也。太尉所持。漢官儀。吏
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
其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
印傳印。執政所持信也。傳註見漢靈帝熹平
六年。蔡邕註見漢宣帝甘露三年。老子婆娑
老子陶侃自稱也。史記曰。婆娑猶言徘徊也。
南陵註見梁武帝太清三年。白。質實。謝安陽
帝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夏人長
沙郡名。註見漢
獻帝興平元年。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雄生瘍於頭。身數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
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

素

通鑑綱目

卷十九

晉成帝咸和九年

九

正編

必有孝德
則卒為越
賦必德
有餘而才
不足者

通鑑綱目卷十九

冠親為吮膿。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集覽 生傷音陽頭瘡也。金創創讀曰瘡。刀箭所傷也。
質實 建寧郡名。註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集覽 老易。老謂老子道德經。易謂周易。季野。褚裒字。

臧否。否音鄙。詩未知臧否。註臧善也。否不善也。
質實 嚴造陳郡長平人。羨之子。褚裒陽翟人。杜乂杜陵杜預之孫。

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越成主雒之子也。先出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珩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惟心待之。遣珩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集覽 珩。班弟。

通鑑綱目卷十九 晉成皇帝咸和九年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九

名史昭曰音阮古反**質實**江陽縣名註見漢獻帝建

十九年梁州註見周赧王
年漢中涪縣名註見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其弟何與聞乎弒也其兄弒逆而已
受之期不得不分受其罪矣終綱目

弒書立其兄者一步帝隆安五年呂超立
其弟者二是年李越五代丙戌年王延稟

皆與聞乎
弒者也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趙主弘自齋醴綬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
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弘流涕還

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弘思
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

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
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

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
虎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

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
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發明

羯賊塗炭中原人神奮怒其種類自
相屠滅本無足錄然而石虎弒太后

及其主弘與夫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
死皆詳書于冊所以見君臣大義雖夷狄

雜揉之中亦昭然天冠地履之不可紊也
前史止載虎廢殺劉氏及幽殺弘至綱

姚弋仲亦有氣節

通鑑綱目

卷之九十九晉成皇帝咸和九年

七

正編

目始正名定罪其餘僭偽之國亦多有此類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

矣皝乃止遼東郡名註見秦王政三年

乙未 **咸康** 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 春正月朔

帝冠○三月幸司徒導府

疾道

司徒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加元服動宜顧禮特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舉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惡導聞而惡之出為廷尉坦以表去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蔡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蔡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益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

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遞張日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集覽

諮譔諮亦作咨詩皇

皇者率周爰咨諏註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見忠信之賢人則與之訪問求善道也諏子須反以厭天譴厭益涉反襪也漢高本紀東游以厭之

質實

坦

會稽人愉之從子聖敬曰躋詩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曰躋註躋升也言湯聖敬如日之躋升也丹陽郡名註見漢獻帝興平二年王濛晉陽人王述晉陽人承之子沛國郡名註見漢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

綱目晉君臨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漢安帝建光元年是年隋煬帝大業

三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十年辛未年梁主溫甲申年唐主存勗唯此與貞觀二十年無譏辭而微行梁亂府舍不與焉懷帝永嘉元年

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勅兵戒嚴

六日罷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成慈湖牛渚郗鑒使

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解司馬耽坐輕妄免官

覽觀兵廣莫門廣莫建康城北門名也左傳觀兵于南門註觀音貫觀示兵威也史記

楚世家觀兵于周郊註陳兵脇周也**質實**歷陽郡名註見漢冲

見咸和二年牛瀘山名註見武帝太康元年廣陵郡名註見漢後生建興二年

書法譏不詳也彼且還矣而此方親勒戒嚴久而後悟不詳莫甚焉先書還所以深譏之也

以深譏之也

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質實**鄴縣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年○趙黜其民事佛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

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為

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

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

家今且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

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集天竺僧佛

其甚有

晉成皇帝咸康元年

澄之神異
非常精能
測

圖澄天竺即身壽註見漢武帝元狩元年佛
圖虜複姓澄其名天竺之僧也晉書藝術傳
佛圖澄本姓帛氏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
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
又嘗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
訖還內腹中石勒敬信之號太和尚沙門註
見漢明帝永
平八年桑門

書法

本胡俗也趙之有此宜矣而漢人之
為沙門自此始故謹書之自是書聽

民出家二宋壬辰
年魏梁辛丑午魏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

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
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
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洽等
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褒無他才嘗勸雄立期
為太子故有寵由是
紀綱隳壞業衰矣

書法

班書故主矣則其母不書弑何班
本雄兒子其母非后也故書殺

冬十月朔日食○建安君荀氏卒

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
同於太后卒贈豫章郡君
泰始五年豫章郡君
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質實

建安郡名
註見武帝

書法

明帝母也、號稱止此、晉於是乎可謂能以禮矣、故從書卒、據哀帝母皇太

如周氏
書盡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

北伐

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勸雄死虎期繼進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

駁有遠識

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

集覽

漢光武

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武二十二年鄯善註見漢武帝元鼎二年姑臧註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征西亮謂庾亮也嘗爲征

質實

秦雍二州名秦註見漢光武建武元年雍註見漢獻帝建

安十
二年

書法

駿自嗣立嘗書遣張淳上表矣於是又書上疏請北伐綱目悉書之千義

也張氏四世忠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

丙二年

建武

春正月彗星見奎婁

質實

彗星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七

晉成皇帝咸康二年

彗

正編

周顯王八年

○慕容皝討其弟仁殺之

考異

殺當作誅

皝將討仁司馬高誦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趨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擒之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質實**昌黎縣名註見武帝太康元年仁死平郭城名註見元帝太興四年

狼狽

註見漢獻

帝初平三年

二月立皇后杜氏

逆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送之羣臣畢賀后預孫女也

集覽

臨軒軒廷際也爾雅臨

之末曰軒臨軒謂御座臨近軒陛也備六禮逆之逆迎也謂逆女也士昏禮下達之後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

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瘦水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耶水深謝之

書法

卒前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官六而已詳安帝元初二年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石虎奢侈
縱欲

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堯以文石，以漆灌瓦，金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山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集覽

堯以文石，易井堯，無咎，註堯側舊反，韻會註堯，結物也，金璫，璫，琅璫，鐸也，說文，璫，角金鈴也，以璫為璫，杜甫太雲寺詩，風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送之，羣臣畢賀，后預孫女也。

集覽

臨軒，軒，延際也，爾雅，推，之末曰軒，臨軒，謂御座臨近軒陛也，備六禮，逆之，逆，逆也，謂逆女也，士昏禮，下達之後，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

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屢求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耶。水深謝之。

書法

卒前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官六而已，安帝元初二年。

坦見其性
坦之心事
蓋于此矣

石虎奢侈
續欲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甃以文石，以漆灌瓦，金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充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集覽 甃以文石，易井甃，韻會註甃結砌也。金璫璫琅璫，鐸也。說文：角金鈴也。以鶯鳥實，杜甫太雲寺詩：以

琅璫，銀楹，說文：楹柱也。楹之言盈，盈然，豈立之狀。鹵簿，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每車駕將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炙轂子雜錄云：車駕行幸，羽儀雙導曰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兩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楯也，以甲為之，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具五兵，而獨以甲楯為名者，蓋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其事見馮鑑所纂續事始，又五禮精義曰：簿領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又蘇鶚演義曰：鹵鼓也，簿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也。此二說未善，今併錄之，以記異耳。百姓嗷然，說文：嗷然，眾口悉聲，嗷通作敖，荀子：天下敖敖然若燒若焦，鍾

虞秦始皇所鑄虞通作錄註見始皇二十六年九龍殿名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復立崇華殿時有九龍見故更名殿曰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之翁仲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欲徙長安銅人於洛陽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銅人註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銅鈿秦始皇所鑄銅橐駝也註見惠帝太安元年飛廉飛通質實襄國郡名作蜚註見漢武帝元封二年質實註見楚義帝元年鄴縣名註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丁卯 趙武 春正月趙王亮稱趙天王

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成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集說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集說庭燎小雅詩夜未央庭燎之光註庭燎大燭也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也記郊特牲曰庭燎之百山齊桓公始也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百古制未得以聞韻會註云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周禮天官闢人集說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註云地燭也疏云天子百根葦以布纏之以蜜塗之正若今之蠟燭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司農云墳燭麻燭也鄭玄謂墳大也樹於

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
明今俗所謂粃盆亦此義也歲時雜記云除
夕作黃燭以麻粃濃油如庭燎然案律有元
日油粃之文粃音莘麻之滓也杜末杜音江
爾雅杜竿也竿之杪曰末廣韻天
子杜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三仞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
學按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
尚老莊儒集覽習尚老莊習者服行所傳之
術終不振業熟復不已也尚謂崇尚也
老莊老子莊子也皆虛無之學老子姓李
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或云謚曰聃

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枯係上聲厲
音賴字一作頰案玄妙內篇云周時人李母
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
生卽浩然故號曰老子後爲周守藏室之史
見周之衰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
將隱矣彊爲我著書老子於是著道德二篇
上下經五千餘言而去竟莫知其所終莊子
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曰南
華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著書十餘萬言其言洗滌自然以適已史記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質實袁瓌陽
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為太子

考異 更字 羨

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奸佞飾美媚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答極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抽劍擊之虎怒收劍

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廢太子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而立官太子

集覽 阿鐵太子邃小字冒頓之事漢高帝時匈奴頭曼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頭

曼有愛闕氏生少子邃欲廢太子而立少子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因從父獵以鳴鏑射殺其父遂自立為單于也冒頓音墨特或如

字 **質實** 官家註見梁元帝承聖三年

書法 邃謀弑逆大罪也不書伏誅何咎虎也初虎使太子省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而使與政非矣其有不合則又誚責答筆月至再三雖邃性殘虐然

陷之惡者虎也。綱目澄源正本，故特書殺終綱目太子書殺三。趙建魏恂蜀元膺書廢殺三，晉潘唐太子賢太子瑛清河王暉梁太子大器唐陳王成美，他人殺之不與焉。

慕容皝自稱燕王

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皝從之，因以奕為國相。

燕稱藩于趙

燕王皝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邊，乃遣使稱藩于趙，乞師討遼，而請悉眾以會之。趙王虎

大悅，厚加慰答，期以明年。

趙納代王翳槐于代，紇那奔燕

晉書

代國名誌見楚義帝

元○**楊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

集覽

仇池

